



动物 文学



张 锋 史庆礼◎编著

精品文库

黑猩猩重返大自然 鸵鸟趣事 幼狮出世 牧羊能手——狒狒
 奇异珍兽——鸭嘴兽 澳洲野犬 塔斯马尼亚“恶魔”
 大怪物“庞戈” 野猪、大象制造的闹剧

大众文艺出版社



动物 文学

（日）野间浩一著 李国新译

精品文库

《动物文学》是作者对动物文学的深入探讨，
从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多角度，
对动物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本书是动物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也是动物文学爱好者不可不读的佳作。

Q95-49

35

:2

动物文学精品文库

张 锋 史庆礼 编著

二

人民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文学精品文库/张锋 史庆礼编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6

ISBN 7—80094—999—0

I. 动…

II. ①张… ②史…

III. 动物—通俗读物

IV. 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007 号

动物文学精品文库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9.5 字数 645 千字 插页 32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99—0/Q·1

定 价:15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真假狮子的遭遇战

喏，狮子就蹲在那里。我说不准它们有多少只，因为从草丛中仅仅露出一些圆圆的耳朵。我爬上我们的小型越野汽车顶，从那里拿下充了气的塑料狮子。现在要把它四脚着地放在草丛中，然后走开。充了气的塑料狮子模样可真滑稽，仿佛孩子们的玩具，不过它要大得多。

然后，我把汽车开到 20 米远处，熄了火。阳光照耀着处于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附近的这片碧绿的旷野，我们的试验即将在这里进行。在离我们大约 150 米的地方，几十头角马和斑马，正在好奇地瞧着我和那些狮子。3 只冠鹤轻盈地从天空悠然降下，落在我和放在草丛中的塑料狮子之间。它们那披着鲜黄色羽毛的风头，在绿色的背景上晃动着，犹如挺拔的枝茎上开放着的放射状花束。冠鹤正在啄食着什么，从容地漫步在深草丛中。朝阳已散发出热气，方圆数十公里渺无人烟。

现在惟一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了——你想要了解动物，你就必须这么做。



那些狮子对我的越野汽车毫不介意。在这样的地方，这种汽车如同一座小碉堡，随时都可以钻到里面去藏身，以躲避猛兽狂暴的袭击。在这里步行是很不安全的。比如说，14天前，我有一位熟人从邻近地区经过，一只大象追上来，用象牙把他挑了。可是，我还从未听说过，有谁坐在汽车里被野兽弄死了的事；甚至在犀牛和象进犯汽车的事例中，其结局往往也只是在车身上留下一些破洞和划痕罢了。

我相识的一对夫妇曾经遇到过一桩险事。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搭起帐篷在野外过夜，帐篷正好安置在我的汽车现在停放的地方。夜里，他们听到有谁把锅弄得丁当直响。原来是狮子对他们的残羹剩饭发生了兴趣。有一头雄狮太不礼貌，竟然把鼻子伸进入家的帐篷里去了！吓得要命的夫妇想赶走不速之客，于是点燃了帐篷。他们俩三步并作两步，跑进自己的汽车，这才觉得安然无虞了。

在这儿的国家公园里，狮子变得更为肆无忌惮，更加胡作非为。可是，我并不认为，它们真的会伤人，会把人撕碎。

我们研究动物的人，远远不是单纯地要搞清楚这些“野兽的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就算完事了。我们和儿童心理学家一样，都很想知道，在娘肚子里的胎儿，能否想什么问题？还没学会说话的小孩子，想的又是些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任何人都不记得自己3岁以前的感受和知识。因



此，为了解决这一课题，儿童心理学家不得不采取间接手段。我们也是如此。

比如说，心理学家施皮茨不止一次地进行过如下试验：草草地做一个面部描画粗陋的假人，像人那么高。每个成年人都会把它当成菜园里的稻草人或看作是极难看的怪物。这位心理学家把假人拿给躺在床上的小孩子看。小孩子竟然对这个难看的怪物咧嘴笑呢！没有经验的小鸭或者小鱼，也同样会跟随在制作粗陋、样子像自己父母的模型后面，然而它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双亲！

人，是世界上惟一能够绘画实物的生物。各种类人猿虽然也会用笔和颜色绘画，可是画不出自己或者周围物体的真实形象。我们还常常想到，似乎人是能够在图画上认出自己和其他物体的惟一的生物。然而，在南美洲个别的印第安人部落中，或者非洲的侏儒人部落中，有些人依然处于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他们一开始在照片上甚至连自己和自己的熟人都认不出来！

然而同时，人们还意外地发现，有些动物的行为是很令人吃惊的。有关这个题目，人们给我寄来了不知多少信件！比如，有一位赫勒先生说，他把自己朋友的一幅油画肖像拿回家，摆在柜子上，他养的狗一看到这张画像，好像被蜇了似的，从趴着的沙发上跳下来，慌忙地钻到椅子底下，在那儿对着画像狂怒地汪汪叫了起来。这条狗龇着牙，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



在德国格金亨有一位太太饲养了一条狗，名叫阿西。有一次，这位太太阅读一本杂志，上面载有狗的照片。当时，狗蹲在主人身旁，它把每张照片上的狗从头到尾都嗅了一遍，还用爪子将一个拳击家的大照片给抓坏了。当电视屏幕上狗掉进坑里并哀嚎时，阿西也会应声叫起来，并走到电视机后面去，想寻找那个倒霉的伙伴。

有一只绿色的阿苏儿鸟，总是想靠近那两只绣在窗帘上的假鹦鹉，而且还轻轻地去啄它们呢！有一只雄黧鸟，总想跟自己映在擦得发亮的汽车轮盖上的影像斗架；这只鸟每分钟向自己的影像啄40~50次，一天啄16000次。就这样，它连续啄了24天！

动物学家艾布尔背着水下呼吸器，在珊瑚礁中游来游去。他用镜子中鱼的影像去逗弄鱼。

在捷克达奇兹郊区，一只鹳忽然从空中俯冲下来，狂暴地扑向装饰在屋前小花园喷水池上的铁鹳。这只真鹳与自己的假想敌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结果撞在假鹳的铁喙上，撞伤了，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地上。

不过这是一些少有的现象。一般来讲，动物对图画、雕像或者镜子里的影像，根本就不感兴趣。

啊，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狮子啦！它们正好发现了我的狮子模型。现在请注意，一头大雄狮站了起来，一直向陌生的塑料狮子走去。第二头雄狮紧跟在后面，相隔才几步。两头雄狮的鬃毛蓬松、威武，样子看起来极其雄伟。它们



越走越近，目光死盯着塑料狮子。这时，其余的狮子也探出头来，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如同一声令下似的，它们一起伸长了脖子。原来，那里的狮子很多：2头母狮、1头年轻的狮子，其中3头还很幼小。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的斑马，本来已开始吃草，这时也抬起头，好奇地瞧着，犹如剧院里的观众。

那两头雄狮走到距塑料狮子约30米的地方停住脚步，纹丝不动地盯着塑料狮子的假眼睛。与禁锢在动物园里的狮子不同，野生的雄狮披着威严的鬃毛，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看起来格外雄伟。两头狮子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不速之客。我觉得好像过了很久似的，可是看了看表，发现总共才过了4分半钟。后来，先是一头雄狮，而接着是另一头，一边盯着我的塑料狮子，一边卧在地上。

附带提一下，这是狮子消磨时光的主要办法：趴着，漫不经心地观察着，懒洋洋地瞧着周围的一切……看来，它们是在等待着，看看不速之客自己想要干些什么。可是塑料狮子却一动不动。

过了6分钟，两位披着黄鬃的“显贵”站了起来，又向“异己分子”走了几步。然后它们又卧倒在草地上。它们那晶莹机灵的眼睛，依然不停地注视着这只陌生的野兽。

狮子这种聚精会神的目光，是进行威吓时所采用的特有的办法。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两群狮子中强壮的雄狮类似的眼神。它们用目光互相打量着，竭力表现出恫吓的



样子，然后非常缓慢地相互走近。这种“眼神决斗”，往往以一方神经支持不住，向后转，一走了事而告终。

而我的塑料狮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它原地不动，也不转动那画上去的眼睛。这说明它胆大、勇敢。有趣的是，这些狮子是否将塑料狮子——它们所不认识的陌生狮子——当成了对手，或者只不过看作是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了呢？鸬鹚对我的狮子毫无兴趣：这些鸟登不上狮子宴席的大雅之堂。因此，鸟儿继续为求偶尔怡然自得地鸣叫着，它们与这些可怕的真狮子相距不过 30 米。

两头雄狮这时终于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围着塑料狮子绕行一周，悄悄地从后面走上前去，嗅嗅塑料狮子的尾巴，但没有触碰到它。它们的妻室儿女依然呆在相当远的地方。可是，突然吹来一阵大风，吹倒了这个充气的狮子，它侧身倒了下去。两头狮子受了一场虚惊，为了预防不测，还是向一旁撤退了 20 米远。然而，它们的目光依旧盯着那个奇怪而可疑的陌生动物。这时，我驱车上前，把车停在真假狮子之间，这样，我从车里出来时，狮子就看不到我了。我扶起狮子模型，把它的腿用铁杆固定在地上，以防再被风刮倒。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两头母狮和几头幼狮站了起来，从容不迫地向我走来。赶快钻进汽车！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把车向一旁驶去，以便从那里观察事态的发展。

激起母狮兴趣的自然不会是我，而是这头不熟悉的狮



子。其中一头较为年轻的母狮窜了几步，来到假狮子身旁。可是不行，两头雄狮怒不可遏，一跃而起，赶走了母狮。雄狮非常生气，竟然又追赶“破戒者”达150米远。这说明，两头雄狮真的把这个塑料玩意儿当成了敌手。

与此同时，第二头较老的母狮领着整个“幼儿队”走了过来。它们对塑料狮子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研究，从四面八方嗅着假狮子，然后那头母狮很小心地用牙咬住了它的尾巴，往自己这边拽。人造的狮子又倒下了。年轻的狮子用爪谨慎地推着；有一头咬住了耳朵，在草上拖着它走。两头成年雄狮在相当远的地方站着。最后，有一位狮“太太”伸出了爪子，揪扯这个倒霉的玩物。我事后看到，这位狮“太太”在这个玩物身上留下了4个小洞。从小洞中跑出来的气是很难闻的，因为我们给它充的是汽车排出的废气。由于对手“泄了气”，狮子对它也失去了兴趣。过了12分钟，狮子一家都走了。它们再没有来动我的塑料狮子。

吃过午饭，我们撵走了正吃猎物的鬣狗，猎物是一只死斑马。我从上面割下一块好肉，用纸包好，放到汽车里。然后又驱车去寻找狮子。

这一次，我发现一头单独的正在休息的母狮。我把车开到上风头，将肉摆在地上，肉味必然会吹到母狮那里。我把塑料狮子的嘴巴对着肉摆好。啊，那头母狮有多么谨慎，而食欲又是多么强烈！它偷偷地朝着占有新鲜猎物的幸运者走去。可是，是图谋人家的东西，还是与陌生的雄



狮共进午餐，母狮一下子还拿不定主意。母狮向前爬去，腹部几乎贴着地面，然后等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前爬，接着又停了一会儿，终于极其小心地咬住斑马肉，并且拉扯了过来。就在这时，又出现两头我原来没有发现的雄狮。原来这两头雄狮已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它们小步跑向母狮，并同它一起共享盛宴。

这就可以说明，狮子把我的塑料狮子显然当成了真狮子，因为对待它的态度，完全像对待真狮子一样。也许从远处望去，假狮子倒真的像一只巨大凶猛的狮子。至于典型的“狮子气味”，呢，塑料狮子是毫不具备的。当然，狮子的视觉比嗅觉好，不过它们的嗅觉，毫无疑问比人或类人猿是要灵敏些。

而那些视觉不好，但嗅觉良好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行为又如何呢？早在 25 年以前，我就提出了有关驯养的马的问题。顺便提一句，当时我曾证实亚历山大·马其顿关于一张画像的意见（此事已过去 2300 年）。有一天，在土耳其埃弗斯，他在马上摆出一副架势，让著名的古希腊画家阿彼来斯给他画像。可是画家画完之后，亚历山大感到不大满意，因为觉得那匹他很喜欢马画得不好。为了指出阿彼来斯的画有错处，马其顿便吩咐把马牵来，领到画像旁边。马一见自己的画像，竟大声地嘶叫起来。阿彼来斯微笑着说道：“啊，我的国王，看来您的马比您更懂得艺术！”



现在我已清楚了，那位画家说的并不对。当然，我不能像研究两条腿病人的心理学家那样去询问四条腿的“患者”，问问它们怎样看待不同的画像。我应当根据它们的行为来得出结论。

当我从事兽医工作时，我才得以弄清楚，马是如何对待其他不熟识的同类的。我做了如下试验：按照我的吩咐，把彼此互不相识的36匹马成对地牵进大屋子里。结果是，2匹不认识的马迎面走近，高高地仰着头，竖起耳朵，尔后相互嗅遍全身：先是嗅鼻孔，接着是尾部和其他部位。如果2匹马同时进入陌生的环境里，它们结识之后，总是尽量呆在一起。

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我又对100多匹马做了新的试验。我把马依次牵到一个精制的马的模型那里，然后给它们看各种大小与真马相同的马的图画。它们对待模型马如同对待任何真马一样：向它“致意”并同它站在一起。当我用鞭子把一匹做试验用的马从牲口槽那里赶走时，这匹马会拿那个不会反抗的模型马出气——很快跑到它那里，连咬带踢，有时甚至会把它踢倒在地。有许多人的表现不也是如此吗！当他们受到上司的斥责后，他们就拿下属或者家里人出气。

马甚至还去嗅在包装纸上画得不怎么样的马的鼻孔和尾巴，而公马还想和画的母马交配呢！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赶走。它们往往把四条腿画得像圆柱子的那种很



简略的马的图像，也当作真的活马。如果画家阿彼来斯看到，马能把如此简单的画像（就是出自那些现代派画家高手的图画）也当作自己的同类，他可能会感到惭愧的吧！

这些试验结果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马的嗅觉比我们人的灵敏：它们有巨大的鼻孔，鼻粘膜的表面面积也很大。在视觉方面，马远远不如我们，这一点我也是通过试验才了解的。

而象（象的嗅觉比马敏感，但视觉则差得多）对待这种充气的人造大象会是怎样呢？我有幸弄到了能充气的大象模型。我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极力设法说服一家生产橡胶制品的厂商，为我特别制作一些与实物大小相同的充气动物模型。可是谁都不肯接受订货。这些厂商是体会不到订货人的需要的，他们的产品越畅销，他们的收入也就越多。谁想张罗制造这样异常巨大的玩具呢？我打电话，拍电报，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有一家纽伦堡橡胶塑料制品厂，响应了我的呼吁。这就是现在摆在地上的巨大的“玩具”，它可折叠成整齐的小包，如同装在纸盒里的一瓶杜松子酒那样，可以放在我的汽车后座上。

我驱车去找汉密尔顿。他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动物学家，在坦桑尼亚马尼亚拉湖国家公园最偏僻的区域，已进行了两年调查研究工作。汉密尔顿在研究象的生活。有一次，他对我说，是我写的一本书唤起了他成为一名博物学家的兴趣；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读到我的那本书。这使我既喜



悦又忧伤：忧伤的是，这又提醒了我，想到自己已经多么老了；喜悦的是，我愉快地意识到，自己的说教宣传原来并不是徒劳无益的；我已有了追随者。

汉密尔顿很不走运，他那里总是出一些不愉快的险事。两年前，有一只犀牛把他顶了起来，尔后又用蹄子踩他。倒霉的是，事情就出在他母亲去看他的那一天。他母亲看到了惨事的全过程。犀牛跑走了，可是汉密尔顿却不能动了。公园一位管理员和他的母亲扶着他，好不容易对付着来到他的小房子那里，后来他被送到了阿鲁沙。在医院里，查明他伤了脊椎。

除了这些以外，不久前又有一头母象向他发动了进攻。这头母象用象牙把他新的小汽车（其后部顶盖可开合）刺穿了几个窟窿，然后把它捉弄一阵之后，扔到了10米远的树丛中。

尽管遭遇了这次危险，汉密尔顿在大象面前依然毫不胆怯。他对我这种独出心裁的实验方法感到非常高兴。他把塑料大象扛在肩上，头钻到两个前腿中间，背着这个巨大的、但轻如羽毛的塑料大象。这个白色古怪的大象颇不自然地被树枝挂来挂去，穿过树丛，朝着可以看到有象群的地方走去。

那些象显然对新来者发生了兴趣，它们竖起耳朵，打着响鼻，翘起尾巴，迟疑地向前走来……可是后来，一个个又转回身去，悄悄地消失在绿色的密林里。我尽量把所



发生的一切都拍人电影镜头，打算在画面上常常出现两头大象：充气的大象和真大象。我拍得入了神，竟然没有发现，从我背后的树丛中突然冒出一头好大的雄象。遇到这种场合，你往往会惊奇地发现，你原来还是一位快跑能手！

我们接连5次趋车走近不同的象群，而每次的情况都是依然如故：象群对外来者感到兴趣，走近一些，甚至对“不速之客”开始进行威胁，可是后来，不晓得是什么使它们对这桩事产生了疑心，接着就跑走了。是大象比其他动物狡猾呢，还是更为明智？但无论如何想要哄骗这些巨兽，我们都未能如愿。其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假大象比那些有血有肉的兄弟们的颜色太淡了些吧？

原因终于搞清楚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大脏水坑，那些水坑是野牛和犀牛喜欢滚卧的地方。这个脏水坑的四周，是深黑色的粘泥，发出不怎么好闻的气味。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蹲在水坑边上，把自己白净的“美人”推倒在水坑里，尽量把它的整个身子——从象鼻端到尾巴尖都涂上污泥。我的右脚踩滑了，陷进了泥潭，一直没到小腿。看来还要把左脚踏进脏泥里才行，因为我右脚上的皮鞋现在比左脚上的要黑得多了。

傍晚，黄昏已近，我们驱车驶向公园很边远的地方，那里游客很少去光顾。栖息在国家公园边界以外的象群，有时会到那里去。这些象，远不如对来访者已习惯了的公



园的“长期住户”那样可靠。汉密尔顿用他的新越野汽车去送我们。这辆汽车用来代替那辆被母象弄坏了的小汽车，它是由封闭的驾驶室和敞篷车厢组成的。我同汉密尔顿坐在驾驶室里，后面车厢里坐着我的孙子斯特凡，他是我已故的儿子米夏埃尔的孩子。他11岁，这是他第一次来非洲（我决定今年把他带来，因为明年他乘飞机就要买整票了），同他坐在一起的是艾伦·鲁特。

我们在开阔的平原上发现了一群象，有26头，当时夜幕已徐徐降临。我有些奇怪，虽然是在树丛与石崖间的羊肠小径上，汉密尔顿竟能立即小心地掉转了车头，要做到这点是不那么容易的。象群一发现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其中只有3头向我们迎面走来。象常常是这样的：派“侦察员”去探听它们是与谁在打交道。

不过这一次，看来对我们的来临，象群是大为恼火的。它们竖起耳朵；为了更好地嗅一嗅我们的气味，长鼻子也向上抬了起来。有一头母象突然起步，径直向我们奔来。汉密尔顿赶紧发动汽车，因为小心谨慎些绝不是多余的事。我们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雄象跑不上一、二十米就往往会停下来，过一会儿就会往回走了。

但是这头母象可不这样，它的意图很明显。它一直向我们这里急驰，然而我们的越野汽车开始往回开走了，但它并未感到满足，它不仅想把我们赶走，并且无论如何还要赶上我们才肯罢休。汉密尔顿开车的速度，正好使我们